

你的蒙古包

圖 01

我不會唸你的名。我想念你。

你的國家好大。每天，清晨的曙光得「走」兩個小時，才能照遍蒙古的東與西。記得那年夏天，牽駱駝馬匹徒步橫越蒙古，我們在草原、戈壁上蟻行。駱駝的雙峰和牠背上的食物袋一樣枯扁；馬鞍在馬背上擦磨的傷口，塞滿了蠕動的蛆；我們腳底的舊水泡沒來得及風乾，新的就來。電力用罄的數位攝影器材，沈甸甸地壓在肩。我眼前不斷變換的風景，上映著戈壁藍紫黃紅的光影；荒原上乍見一群野羚羊奔竄；岩山陡壁間突然躍出了大盤羊……可惜我留不住腦中的暫存影像。遙望你的小鎮，在蒸騰的熱氣中舞動。馬伕巴特爾用雙手和表情混合幾句蒙古話，打包票說：只要找到你家，療傷、充電、張羅食物都沒問題。說得像莫逆之交。不過是兩年前，巴特爾從西邊家鄉趕幾千隻羊往首都去賣，路過小鎮時認識了你。

越過小鎮。你的蒙古包，就在大河畔，水藍、珍珠藍到寶石藍的漸層，水墨似的在眼前漫舞。

圖 02

茵綠的草原上，你粗壯的臂膀向後一扯，發電機啵！啵！啵……散出了黑煙與煤油味。一小時後，我的數位器材活了起來。

夕陽下，鑲金邊的羊群與人兒的剪影漸漸靠近，是你的男孩們回家了。孩子看見相機螢幕裡自己黑臉的模樣，趕緊洗把臉、換上最美的蒙古袍，一家人呵呵的笑聲盈滿蒙古包。

你與太太也整裝戴帽，吆喝大夥一塊兒合影。我拉著你們往羊群前拍照，而你們最愛和新買的中古車合影。天色已暗，大家聚成圈認真地盯著相機的螢幕，我們靠得更近，更近。

蒙古包的幽暗中，你的臉在燭光中映出靦腆。我低頭察看相機螢幕上放大的畫面，你眼尾的褶紋拱著一雙炯炯的笑眼。我們大塊吃水煮羊肉，大碗喝馬奶酒，儘管話語不通，大碗在手與手之間傳遞三輪後，大家都說著同樣的「酒語」。

圖 03

曙光來了。我在嘩嘩的叫聲中醒來，一睜眼，看見帳篷上映著山羊的影。淘氣的山羊兒，把帳篷當作山爬。

我從營帳走進你的蒙古包。昨日攝入相機裡的場景變了，牆上的幾掛馬鞭與轡頭、木箱裡中國製的鍋刷衣鞋、韓國的洗髮精香皂泡麵、俄羅斯的巧克力餅乾魚罐……都被你取走了，留了一籃青蘋果和紅蕃茄在小桌上。我探出蒙古包門外，與大夥兒合影的小麵包車已無蹤影，你和太太正駕駛著流動的雜貨店，在數百公里外的包與包之間游移。

你的蒙古包裡，空氣中的羊油味與牛奶香還暖著，一大筒炸麵果、一大盆煮羊肉、一大壺熱奶茶，邀請我們作蒙古包主人。Q嫩的羊肉、鮮奶油、麵食和蔬果，是旅途中啃乾麵包、喝涼水時，最渴望的。

圖 04

三天的安全與溫飽。

當曙光再來時，才見著你，大碗酒下肚的豪情不再，只是靦腆。你兒牽來了精神飽滿的駱駝，套了一匹屁股最圓肥的白馬，留下我的傷馬。你太太在我的駱駝背上，捆綁一大袋風乾羊肉和白色的乾奶酪，又外掛了小塑膠桶灌滿了奶茶。

騎馬載送我們涉过大河後，你只立在岸邊憨笑，揮手。翻滾的雲朵下，你在馬背上的黑身影，逐漸模糊。

圖 05

幾年後，仍想念你，想念照片裡你的笑容。我與巴特爾乘吉普車再次經過你的小鎮，找到了我曾經在水中漂髮沐浴的大河，粼粼波光閃著天空的深藍，我的嘴角漾出了笑，彷彿近鄉情怯。

一再用 GPS 確定幾年前的位置，卻找不著你的蒙古包。草地上只留下與蒙古包同大的圓圈，長滿新嫩的草。

你仍留著祖先的游牧性格，走了，到你們容易生存的地方。你只花一個小時，搬走你的蒙古包，而我恐怕這輩子再也見不到你。

小鎮的人說，曾見你領著駱駝隊往大山的那頭。我收拾起一疊陌生而熟悉的照片，看不見你們翻看相本時呵呵笑的模樣；闔上了舊通訊錄，沒想到從你筆下流出的蒙古文字，生命這麼短。還有許多個，像你一樣，曾經收留我們、幫助過我們的蒙古包，也找不著了。

而馬伕巴特爾每次都只聳聳肩，好像遇上雜貨店關門一般，說：「走吧！」。

